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十六

南菁書院

毛詩傳箋通釋一

桐城馬瑞辰元伯著

詩入樂說

詩三百篇未有不可入樂者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歌聲律皆承詩遞言之毛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此言詩所由作卽虞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也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詩播爲樂卽虞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若非詩皆入樂何以被之聲歌且協諸音律乎周官大師教六詩而云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是六詩皆可調以六律已墨子公孟篇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鄭風青衿詩毛傳

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其說正本墨子是三百篇皆可誦歌弦舞已若非詩皆入樂則何以六詩皆以六律爲音又何以同是三百篇而可誦者即可弦可歌可舞乎左傳吳季札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並及於十二國若非入樂則十四國之詩不得統之以周樂也史記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若非入樂則詩三百五篇不得皆求合於韶武雅頌也六藝論云詩弦歌諷諭之聲也鄭志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所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據此則鄭君亦謂詩皆可入樂矣程大昌謂南雅頌爲樂詩自邶至豳皆不入樂爲徒詩其說非也或疑詩皆入樂則詩卽爲樂何以孔子有刪詩訂樂之殊不知詩者載

其貞淫正變之詞樂者訂其清濁高下之節古詩入樂類皆有散聲疊字以協於音律卽後世漢魏詩入樂其字數亦與本詩不同則古詩之入樂未必卽今人誦讀之文一無增損蓋可知也古樂失傳故詩有可歌有不可歌大戴禮投壺篇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苢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所謂可歌者謂其聲律猶存不可歌者僅存其詞而聲律已不傳也若但以其詞言之則三百五篇俱在豈獨鹿鳴鵲巢諸篇爲可歌哉

魯詩無傳辨

漢書儒林傳曰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顏師古以無傳爲不爲解說之傳其說誤也漢書楚元王傳

言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太平御覽二百三十二卷引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爲詩傳號爲魯詩何休公羊傳注班固白虎通義文選李善注皆引魯詩傳是魯詩有傳之證考史記儒林傳曰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當讀無傳疑爲句下云疑者則闕弗傳乃釋上無傳疑三字也傳讀如傳授之傳非傳注之傳漢書說本史記而誤脫一疑字顏師古遂讀無傳爲句而以無解說之傳釋之誤矣陸德明經典序錄言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無傳下亦少一疑字蓋承漢書儒林傳之誤史記索隱亦謂申公不作詩傳則誤以史記無傳疑疑字爲衍文耳

毛詩詁訓傳名義考

漢藝文志載詩凡六家有以故名者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是也有以傳名者齊后氏傳孫氏傳韓內傳外傳是也惟毛詩兼名詁訓傳正義謂其依爾雅詁訓爲詩立傳又引一說謂其依故音典訓而爲傳其說非也漢儒說經莫不先通詁訓漢書揚雄傳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故通而已儒林傳言丁寬作易說二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而後漢書桓譚傳亦言譚徧通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則知詁訓與章句有辨章句者離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語多傳會繁而不殺蔡邕所謂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劉勰所謂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

句也詁訓則博習古文通其轉注假借不煩章解句釋而奧義自闢班固所謂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史漢儒林傳漢藝文志皆言魯申公爲詩訓故而漢書楚元王傳及魯國先賢傳皆言申公始爲詩傳則知漢志所載魯故魯說者卽魯傳也何休公羊傳注亦言傳謂詁訓似故訓與傳初無甚異而漢志旣載齊后氏故孫氏故韓故又載齊后氏傳孫氏傳韓內外傳則訓故與傳又自不同蓋散言則故訓傳俱可通稱對言則故訓與傳異連言故訓與分言故訓者又異故訓卽古訓烝民詩古訓是式毛傳古故也鄭箋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又作詁訓說文詁訓故言也至於傳則釋名訓爲傳示之傳正義以爲傳通其義蓋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則並經文

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詁訓與傳之別也古有倉頡訓故又有
三倉訓詁此連言故訓也爾雅廣雅俱以釋詁釋訓名篇張揖
雜字曰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詩正義曰詁
者古也古今異語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
也又引爾雅序曰釋詁通古今之字與古今異言也釋訓言形

貌也

趙宦光曰通古今曰釋詁以今合古曰釋言釋其所釋曰釋訓

此分言詁訓也蓋詁訓

本爲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詁訓亦曰訓詁而單詞則爲詁重語
則爲訓詁第就其字之義旨而證明之訓則兼其言之比興而
訓導之此詁與訓之辨也毛公傳詩多古文其釋詩實兼詁訓
傳三體故名其書爲詁訓傳嘗卽關雎一詩言之如窈窕幽閒
也淑善逌匹也之類詁之體也關關和聲也之類訓之體也若

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則傳之體也而餘可類推矣訓故不可以該傳而傳可以統訓故故標其總目爲詁訓傳而分篇則但言傳而已
詩譜次序考

毛詩次序當以詩譜爲正今世所傳詩譜與注疏本先後次序異者二一以檜鄭爲一譜一以王風居幽後今案檜滅於鄭而居鄭前以合爲一譜與邶鄘之先衛無異此可據鄭譜以正注疏本之誤者也至以王居幽後孔疏謂其退就雅頌並言王世故耳但考鄭志答張逸云以周公專爲一國主上冠先王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是鄭君亦以幽居風末未嘗以王退雅前此可據鄭志以證詩譜之紊者也

詩譜逸文考

後漢書鄭康成傳敘所著有毛詩譜釋文序錄載鄭元詩譜二卷徐整暢太叔求隱蓋康成作詩譜徐整遵暢厥旨太叔求又表其微意而謂之隱猶漢志春秋家有左氏微鐸氏微也而隋經籍志載毛詩譜三卷云吳太常卿徐整撰又載毛詩譜二卷云太叔求及劉炫注撰蓋撰述之義非謂詩譜爲徐整作也注卽隱之類耳孔疏以二劉爲本今詩譜正義當卽採劉炫之注而引伸之鄭譜原本至宋已亡歐陽永叔得其殘本於絳州取孔氏正義所載詩譜補之然考諸書所引尙有在今本詩譜外者如釋文序錄克傳魯人孟仲子注引詩譜云子思之弟子長卿授解延年注引詩譜云齊人關雎釋文引沈重云按鄭詩譜

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足毛更足成之皆正義本所無而國風正義引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維天之命正義引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又引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今正義本詩譜亦無之竊意鄭君詩譜別有諸家傳授次序一篇而正義失載因逸之耳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枸邑有豳鄉注引詩譜又有劉邑潁川郡有嵩山注引詩譜云外方之山卽嵩也皆在正義本詩譜之外至大序正義引詩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周南召南譜正義引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又引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皆當爲周

南召南譜之逸文又擊鼓正義引譜曰刺怨相尋由儀正義引
鄭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鴻雁正
義引譜曰文王巡守述職文王正義引譜云以秣校之文王受
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天作正義引譜云參訂
時驗是今本詩譜所無而正義引之者甚夥似孔氏亦嘗見詩
譜全文而今本實有闕逸也徐整詩譜暢今亦不傳釋文序錄
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
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以授趙人
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學宮又
引漢書儒林傳授同國貫長卿注云徐整作長公蓋皆徐整詩
譜暢逸文之僅存者是亦斷璧殘圭之可寶貴已若後漢書郡

國志河東郡曲沃注云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見毛詩譜注所謂注者未知其爲太叔求之隱抑爲劉炫之注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謂絳州所得詩譜殘本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則固已無可考矣

十五國風次序論

孔疏云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次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以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鷄鳴之什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采後作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歐陽永

叔詩譜補亡後序曰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以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今按歐陽公所言周太師樂歌之次第蓋據左傳季札觀樂而言而鄭譜次第誤以王列豳後竊謂國風次序當以所訂鄭譜爲正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也其先後次第非無意義但不得以一例求之蓋於二南邶鄘衛王可以見殷周之盛

衰焉二南周王業所起也邶鄘衛紂舊都也王東遷以後地也
首二南見周之所以盛次邶鄘衛見殷之所以亡次王見周之
所以始盛而終衰也於檜鄭齊魏唐秦可以覘春秋之國勢焉
春秋之初鄭最稱強檜則滅於鄭者也故檜鄭爲先鄭衰而齊
桓創霸故齊次之齊衰而晉文繼霸魏則滅於晉者也故魏唐
次之晉霸之後秦穆繼霸故秦又次之若夫陳曹幽則又詩之
廢興所關焉陳滅於淫曹滅於奢而幽則起於勤儉者也以陳
曹居變風之末見詩之所以息以幽風居周雅之先見詩之所
以興至幽之後於陳曹則又有反本復古之思焉大抵十五國
之風其先後皆以國論不得以一詩之先後爲定也邶鄘滅於
衛檜滅於鄭魏滅於唐皆附乎衛鄭唐以見又以見一國之廢

興焉不得以國之小大爲定也而采得之先後載籍無徵其不足
以定次序更無論矣

風雅正變說

風雅正變之說出於大序卽以序說推之而自明序云風風也
教也又云上以風化下蓋君子之德風故風專以化下爲正至
云下以風刺上風沈重音福鳳反讀如諷云自下刺上感動之
名變風也蓋變化下之名爲刺上之什變乎風之正體是謂變
風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廢興也此兼雅之正變言之蓋
雅以述其政之美者爲正以刺其政之惡者爲變也文武之世
不得有變風變雅夷厲宣幽之世有變風未嘗無正風有變雅
未嘗無正雅也蓋其時天子雖無道而一國之君有能以風化